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荀悅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
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
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爲大司
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
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餅長十餘丈皎皎赤白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雞燿燿而下如雨自
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爲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
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爲北地太守
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烝民不能

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
非爲諸侯皆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嗣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遇无妄之卦運值六百之阨會
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竝
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爲陛下破膽寒心也願
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羣小媒瀆之臣脩後宮之政抑遠
嬌妒之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
士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

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存弗肯爲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爲大司農而終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氏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

并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
異孝昭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
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
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
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
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
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
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
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
猶須口說願賜清閒之讌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

用時上無繼嗣災異寢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身爲宗室遺老厯事三主上以我爲先帝舊臣常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爲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厯自上古以來未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出上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竝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

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內外子子
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
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害成
矣奏上上召見向悲歎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
爲中壘校尉上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
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
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爲鄴侯時杜業說
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邦致雍熙之政虞夏
以多羣后嚮恭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
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存亡

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敕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其後世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況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竝傳子繼弟及厯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絕滅失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絕於道路以往況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爲大將軍

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爲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旣年老自治冢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日徙咸爲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卽於牀前拜黃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議時吏民

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
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
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
有隙恐爲所害卽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
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
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
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
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餐願賜臣尙方斬馬劒
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杜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亦爲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輦篋中封上閉戶而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籍武埋屏處勿令人知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又令中黃

門田閎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閎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閎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卽因閎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與武夜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掖門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

前漢紀
卷二十一
一
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爲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歿漢誅未加於
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侯國兵卽誅末振
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
卽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數其罪
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末振將從兄子也勒
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
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縣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

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
爲大罪卽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感服
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
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
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
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
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綏和